

无论爱或毁灭/我要我们在一起
因为你曾说过这份感情叫

不离

好朋友 一辈子



Pluto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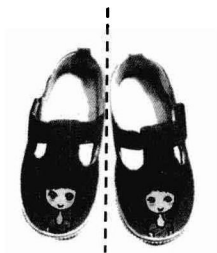
《双生》作者Pluto 最新力作

关于友情 关于爱/关于成长及诺言……

大教授 曹文轩 陈晓明 张颐武/《萌芽》主编 赵长天/著名作家 王海鸰/解玺璋 杨葵 联袂推荐

无论爱或毁灭、我要我们在一起
因为你曾说过这份感情叫

不离



1247.7
/351

Pluto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离/Pluto 著. —北京:中国画报出版社, 2008. 4

ISBN 978-7-80220-278-8

I. 不… II. P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52432 号

作 者: Pluto

特约编辑: 一 草 卢 鱼

装帧设计: 张丽娜

版式设计: 李 洁

不 离

出 版 人: 田 辉

责任编辑: 杨 博

出版发行: 中国画报出版社

(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, 邮编: 100044)

电 话: 88417359(总编室)、68469781(发行部)

印 刷: 北京市天竺颖华印刷厂

监 印: 敖 晔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32

印 张: 9

版 次: 2008 年 6 月第 1 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0-278-8

定 价: 22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Contents 目录

不 离

记住爱，记住时光/001	陶罐里的樱桃/065	玩偶/107	
芦苇。苇花。芦苇声/143	奥陶纪/175	不离/199	洛阳谣/237
后记·壹 梦游书/265	后记·贰 所谓青春。所谓怀念/273		
后记·叁 一起把梦做完/277	纸上偶像剧/281		

记住爱，记住时光

那时。我第一次意识到。
在爱情面前。
友情是那样苍白。

Chapter A: 苏郁

我的名字叫苏郁。我是一个女孩。我的家很小。

家中只有我和母亲。母亲脾气暴虐。我从未见过父亲。

六岁之前我没有朋友。六岁之后我认识了男孩陆淮。

认识陆淮是在他们搬到我家楼上第三个月的一个夜晚。一个陌生男孩敲开我家的门，轻声对我说，你好，你们家这个月的水电费是五十块八毛。

走道里没有灯，我家的灯光昏弱。我在昏暗之中看到他的脸。非常清瘦，下巴尖尖的，皮肤苍白，紧绷的小脸紧张得没有一丝笑容。

我对他说，请你稍等一下。


皱皱巴巴的一把钱递给他。他小心翼翼地接过放入挂在右胳膊的塑料袋中。刚欲走，却又慢慢转过身来，怯生生地问道，喂，你明天愿意和我一起出去画画吗？

不

离

002

时至今日，我已忘记了当时究竟是怎样答应他的，但第二天清晨我终归是



与他一起外出了。他带我去到教堂门口，择一处树荫坐下，将随身携带的画板撑在两腿中间，从背包中取出炭笔。那天他穿了一件蓝白相间的海军衫，黑色短裤，一双纯白色的棒球鞋。他的腿很细长，胳膊亦是，从小臂向上的部分突然地瘦下去，像一根变了形的树枝。

画完之后他一只手拿起可乐，另一只手将画稿递给我。我叫陆淮。他说。

我说，哦。

他说，那你叫什么。

我说，苏郁。

便是这样成为的朋友。那时他七岁，我六岁。那是没有足够能力思考任何深刻事情的年龄。

也是很久之后他才告诉我，那天晚上他之所以突然对我说出那句话，仅仅因为他想拥有一个朋友。

后来得知，他竟与我就读于同一所小学，只是高我一级。

每天下午他都会在我们班门口徘徊，等待我下课。他背着一个小小的黑色

单肩书包，伏在额前的刘海儿令他像一只温顺乖巧的小猫。我们班下课之后他立正站在门旁，见到老师出来便毕恭毕敬地九十度鞠躬，说，老师好。

几乎全校的老师都喜欢这个名叫陆准的男孩子。因为他漂亮，优秀，干净，懂事。

不认识陆准以前，放学之后我只是背着书包在街上游魂一般飘来晃去。认识陆准之后，我放了学便日日去他家做功课。

我与他分别坐在书桌的两端。他做完功课便跳下椅子来到我跟前，静静看我，似老师一般。有时，我遇到不会的题目，他便站着俯身为我详细地解出，全部作业完成之后，再出几道类似的题目要我做。他额前的刘海儿总会飘落下来遮住眉眼，我看不清他的眼神。

每当这时我都会想，他是多么善良而美好的小小少年。

童年时的一些片段如今想起都是细碎而幸福的。断断续续的镜头，斑斑驳驳的质感。

离

004

陆准从未问起我的家庭，事实上他早已从他父母或者其他邻居口中得知了

些许。从不问可能是怕我伤心吧。孤僻一直是我生命中难以抹煞的底色。上小学开始，我在班上就不与任何同学说话，回家亦是沉默。

长大之后我常想，倘若不是陆淮的出现，我的语言功能或许会逐渐退化，直至丧失。

他时常邀我去楼下院内荡秋千。他要我坐上去，然后将秋千荡得很高。待我忍不住失声尖叫，他再稳稳地抓住绳索将我放下来，脸上有略显调皮的笑容。

一个周末，他带我去教堂做礼拜。听那个穿黑色衣服的慈爱的牧师优雅地布道，之后和着唱诗班吟唱赞美诗。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感受它们。我不会唱，只是觉得美。陆淮却唱得极好。他的声线清澈忧伤。那时我想，他或许是上帝派到我身边的天使。

自此，每到周末，我便喜欢伏在窗台上，静静地听。从教堂虚掩的门中传出的赞美诗像是长出了翅膀，萦绕在钟楼顶端，萦绕在十字架周围。每当那时，我都感觉置身于天空之城，大片大片的云朵奶油一般黏稠，令我暂时忘却一切烦愁。

我时常在母亲出差的时候去陆淮家。那时他正面临小学升初中的考试，每

日做很多题目。夜晚他将床让给我，自己抱着被子睡在地板上。半夜的时候会起身轻声问道，苏郁，你冷不冷。

有时，在半睡半醒之间，我甚至能够感到他来到我床边为我轻轻掖起被角。

是这样温暖的默片。

小学毕业，陆淮以全市第一的成绩考入重点中学。一年之后，我的成绩刚刚达到这所学校的录取分数线，也顺利考入。

那一年夏天，红色的凤凰花开得很绚烂，整座城市像火焰一般明艳。他在学校门口等着我。

眼前这穿了白色 T 恤的少年，眼睛微微眯起，满面笑容，已经有了几分男人的骨架，可仍是单薄。见到他，我似有许多话要说，话到嘴边却又忘记了大半。

不
离
006 初中的大多数中午，我们会一起在 KFC 吃饭。他通常会买两份套餐，之后习惯性地坐到我的对面，边吃汉堡边与我说话。我极喜欢不蘸番茄酱吃薯条，有时甚至只吃薯条。陆淮知道我的习惯，所以从来不碰自己的那份，待

我吃完自己的，他便将他的推到我面前，不发一语。嘴角有温和的微笑。

而我，虽心中温暖，却不曾显露。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将之视为理所当然。

他在学校仍是成绩优秀、深受老师喜爱的翩然少年。面容英俊，难免受女生青睐，更有人在与他擦肩而过时故意碰掉他手中的书。然而，他所做的，一直是平等地帮助身边任何需要帮助的人。言辞温和，因此人缘极佳。

初中学生的思想大多日渐成熟，经常无端猜测两个或许本是毫不相干的人之间的关系。于是我与陆淮在学校已很少说话，见面之后甚至连招呼都不打，只是低头而过。可我一直笃定地相信，这么多年我们之间一直是有默契存在。如同他没有恋爱，我亦没有。

深夜我坐在桌前温书，他时常会打电话过来。直到他母亲温和地提醒，才与我互道晚安，然后挂掉电话。

他对我说，苏郁，你知道吗，你是这么多年来第一个可以被我称为朋友的人。

我说，我知道。因为，你也是我唯一的朋友。

当陆准以差五分满分的成绩被全省最好的高中录取时，我正处于初三的水深火热之中。那个冗长的假期，他时常来我家为我补习功课，为我买了许多习题，要求我在一定时间内完成。

他对我说，苏郁，时间不多了，你要努力，这样我们才能一直在一起念书，知道吗。

然而，中考之前我竟不争气地呕吐不止，最终以几分之差与那所学校失之交臂。

我对母亲说，我要去陆准的高中，我要去，我必须去。否则我便退学。

事实上，我只是想要与他一起，自小学、初中，一直到高中，大学。我们彼此见证对方的成长，待成年之后回首曾经的岁月，定然无比美好温暖。


后来，母亲如了我的愿。但前提条件是，我必须在入校的第一次考试中拿到年级前五的成绩。

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但为了能与陆准共同走过人生的每一段旅程，还是应了下来。

不
离

008

进入新班级的第一天我便知道了那个叫陈远的女孩。入校时年级第一，风



光无限。然而当我有意装作漫不经心地将目光移至她的座位时，却看到了这样一双眼睛：并不冷漠，甚至含着些许温暖，然而却似一只终日奔跑于林间的鹿般不受拘束。那一瞬间，一个大胆的黑色想法在辉煌的夕阳里如花朵般绽放了。

那个下午，我在操场上找到了陈远。为了引起她的注意，我甚至强迫自己克服对陌生人的恐惧，走到她身旁坐下，装作若无其事地摘下她一只耳机，对她说，我叫苏郁，与你同班。

我对她说，听说你的成绩很好，下周的期中考试你要多帮忙哦。

她摘下另一只耳机注视了我很久很久，之后说，好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当时她正在听的曲子叫《幽灵》。

那是一次很不成功的作弊。我低估了这所重点高中老师的能力。我和陈远双双被擒，并且被取消了接下去所有科目考试的资格。

我和陈远当天就被送进了教导处。我们站在教导主任面前听这个皮肤松弛的老男人喋喋不休。陈远的情绪一直低落，作为一个好学生，她何时受过老师这般的训斥。我兀自想些自己的事情。倘若陆淮得知我作弊一定会很

失望。我的眼睛酸胀不已，几欲落泪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教导主任挥了挥手对我们说，走吧，你们。

从教导处出来，我故意走在陈远的前面，不断地抬头仰望天空，不让已在眼眶中蓄势待发的泪水滚落。陈远却立刻就蹲在地上哭了。

听到她的哭声，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，取出一张，转身走到她的面前对她说，喂，你不要哭了吧。

她抬起头看着我，眼睛被泪水冲刷之后显得异常清澈。我看着她，这因我而受了委屈的女孩，心中不忍。于是重复道，陈远，你不要哭了。

周一的晨会，我们站在全校师生的面前听教导主任宣布对我们的处分。我知道陆淮也站在下面，始终不敢抬起头。我怕他投我以失望的目光。

散会之后，我走上前递给陈远一张纸巾。我说，许多事情就是这么不完美，可是我们却应该……

不

她擦掉了眼角渗出的泪水。

离

我渴盼能够接到陆准的电话。我渴盼电话那端的他能够用温暖的声音将我内心沮丧的冰块融化。我渴盼他能够轻声告诉我其实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他并不介意。

可是没有。

那一日我彻夜未眠。我记得自己用黑色的记号笔在雪白的墙上默写了许多诗歌。

神啊/请把天堂的大门打开/请让我从大雾飘过的墓地中出来/而风吹着/幸福停在了黑夜/蔷薇花绕着石碑疯狂生长/上游漂来的纸船/在我的眼里沉默/我只好折断羽翼/刺瞎双眼/走上追赶幸福的不归之路/而我的墓穴/将无事地空到黎明。

家长会结束时下起了雨。母亲的脸色似天空一般阴沉，吃晚饭的时候亦不说一句话。那顿饭我吃得小心翼翼。饭后我照例端起所有的盘碗去厨房刷洗，母亲突然抬起脚狠狠地踹在我身上——她的愤怒终于爆发了。

她的双目中流露着无限怨恨。她说，你为什么就这么不争气。

尚不等我回答，她又一巴掌扇在我脸上。她咬牙切齿地说，你这是跟谁学

会的作弊？你说啊？！

我仍是沉默。

本以为沉默会换来暂时的息事宁人，却不曾料想会换来接下来的拳打脚踢。我跪在地上，任由她手中的皮带雨点一般落在我的身上。我极力地忍着，却也不护着身体，只是跪着，一动不动地跪着。我的皮肤似在燃烧，灼热而激烈的火炙烤着我的周身。

求求你，不要打了。求求你。

不知为何，逃出家门的那一刻我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并非陆淮，而是陈远。那一夜我去了陈远家，并告诉了她我与陆淮的事。我告诉她，在我的成长岁月中，朋友像是濒临灭绝的动物，而陆淮，是我唯一的朋友。

我注视着她的眼睛。她的眼睛闪闪发光。陈远是否能够成为我真正的朋友，像陆淮一样与我有着纯洁的友谊？我不知道。只是突然预感到凭借某种不正当手段而建立起的友情不会长久。而那夜的倾诉不知是否会在很多年之后被当作彼此嘲笑威胁的把柄，抑或羞耻。

不
离

012

从那时起，我再也没对陈远提起陆淮，也从未在陆淮面前提起陈远。我以

为只要这样便可以将所有的事情隐藏得天衣无缝。

然而几个月之后我便发现，事实并非如此。

天空中的飞鸟与时光一同飞向北纬三十度。

期末考试之后一个星期我们拿到了成绩。陈远是高一年级第一，洗刷了期中考试的耻辱。而陆准，仍是高二年级第一。

恰逢学生会改选，十七岁的陆准顺利当选学生会主席。

而陈远，也因为成绩优异而进入了学生会。

之后……他们恋爱了。

陆准恋爱之后并不曾像小说里写得那样夜不归宿，学业荒废。相反，他依旧是端然努力的少年。只是我们在对方心中保持了十年的唯一，终于因陈远的出现而变得无法挽回。

陆准仍会在某些难以成眠的深夜打电话给我，说些温暖而平和的话。每每那时我定然想起童年时代洁净悱恻伴有钢琴声的旧时光，时常手握电话一言不发。一切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，我又有何理由日日与他一起。所谓的